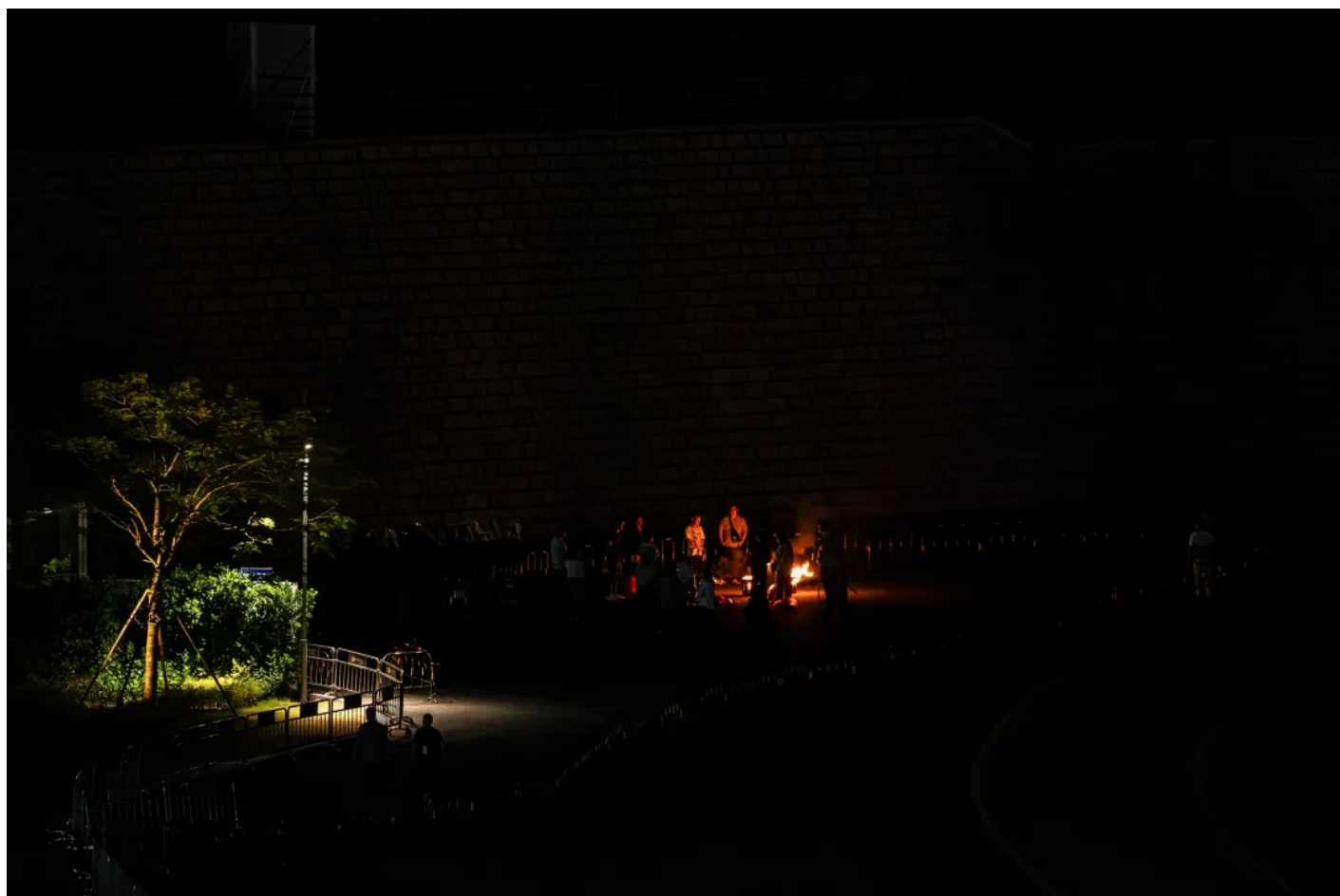


珠海撞人事件之後，被噤聲的傷亡

傷者家屬被要求簽下協議，不能聯繫其他受害者家庭、不能接受媒體採訪，否則撫恤金和後續賠償都會被撤回。



2024 11 13

Seline

【編者按】2024年12月27日，中國珠海撞人案開庭審理，並於當日判處被告人樊維秋死刑。

2024年11月11日，樊維秋在珠海市體育中心故意駕車衝撞正在鍛鍊的人群。據官方翌日通報，事件造成35人死亡、43人重傷。這是今年以來中國發生的群體傷亡事件中，死亡人數最多的一起。

從案發到公安機關偵查、移送檢察院批捕，再到法院判處被告人死刑，一共僅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，遠遠超過一般刑事案件的審理速度。

但死刑不是句號，根據27日庭審披露的細節，我們可以看到這起事件仍有很多沒有被回答、被問責的問題，也留下大量難以撫平的創傷。

庭審進一步披露了樊維秋的相關信息——他1962年生，初中文化，遼寧盤錦人，身份證住址為珠海市金灣區，每個月退休金4000元，案發時，銀行存款有5萬元。

樊維秋曾計劃假離婚，後來前妻控訴他有家暴行為，想做實離婚。經過區人民法院、中級人民法院，再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，財產被判給前妻，樊維秋敗訴。

樊維秋還有犯罪前科——在中級人民法院時刺傷過自己的母親，然後自殘，後被搶救回來。他以兩套房產抵押擔保，貸款了140多萬，花錢請律師辯護，後來他又把錢都花光了。

案發前兩天，他開始為實施犯罪做準備，先購買了北汽越野車，自己加裝了保險槓，又去珠海市體育中心「踩點」。他原本打算在11月10日晚就撞人，但當時看到閘機欄杆前有幾名老人在跳舞，他不想只撞死幾個老人就被發現，因此沒有行動。

11月11日晚19:40左右，他看準時機，從體育中心位於山腳下的欄杆進入，以80km/h的速度，沿着跑道瘋狂撞人。撞了一圈多後，他又撞開山下的閘機欄杆，停在山邊坡上，在車內自殘時，被公安機關抓獲。

法院公布了認定的傷亡情況——當場撞死35人，送醫不治3人，二級傷殘10人，暫定二級傷殘10人，其他二級傷殘28人，還有個別輕傷。

庭審現場，樊維秋請求法官允許他站起來，給傷亡者家屬鞠躬道歉。獲刑後，樊維秋認罪，當庭表示不上訴，並再次請求起身為傷亡人員家屬深深鞠躬。

觀看庭審的一位傷者家屬看到樊維秋鞠躬的情景，眼淚瞬間充滿眼眶：「這麼多人命，這麼多人的痛苦就這麼兩清了？」

「這個人挺堅強的，也挺不幸」

被撞傷後，齊紀的身體就像一顆「定時炸彈」：各器官有感染風險，身體喪失自主機能。

11月11日事發當晚，齊紀在被撞約半小時後入院。CT檢查結果顯示，齊紀腦部、內臟受損，全身多處骨折，情況危急。歷經數個高難度手術，齊紀保住了命，進入漫長的危險期。

在醫院，時間彷彿是凝固的。早上七八點，傷者家屬們就帶着裝有米湯的保溫杯到達醫院，遞給醫生，然後坐在門口等待。門口長椅上放着家屬的被子，腳邊擺着礦泉水，偶爾有人提及事發現場的慘狀，一名年輕女性哭着說起自己受傷的母親。

現實的壓力接踵而至。雖然醫院未要求家屬支付醫藥費，但齊紀住院一週時，醫院賬戶顯示的待繳費用已有數萬。

「都要政府承擔也不合理，政府也有委屈，他們現在資金很緊張的。」齊紀的家人齊靚說。有人提出民間籌款，齊靚立刻想起海南颱風時，公開捐款賬戶下面網民罵聲一片。齊靚發愁：「大家現在生活都很難，尤其是年輕人，捐款也沒那麼好捐了。」

事發後一週，珠海時常落雨。雨點打在齊紀家陽台的屋檐上，發出「噼里啪啦」的響聲，陽台裏有一個精心侍弄的小花園，種着鳳尾竹、長春花、龍血樹和三角梅，牆上掛着一塊牌子，刻着齊紀和伴侶的姓氏。花園一角，掛在藍色欄杆上的白色藤椅微微晃動，那是伴侶親手製作的。

家人們坐在屋檐下，對着漫天大雨抽菸，一根接一根，也不知「說點什麼好」。

齊靚眼中，齊紀正在度過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——有退休金保障，也有充分的學習時間，有兄弟姐妹共同負擔父母養老，同時沒有帶孫輩的負擔。工作之餘，齊紀常去徒步爬山，每到過節就跟朋友一起聚餐。

親友都羨慕齊紀和伴侶的生活。兩人結婚數十載，沒發生過大矛盾，性格互補。齊紀性格外向，喜歡開玩笑，擅長跟不同的人打交道，伴侶性格內向，喜歡宅在家裏，齊紀的朋友就成為伴侶的朋友，兩人經常到齊紀大哥家打麻將，去海邊吹風。今年夏天兩人去了外地旅遊，還計劃退休後「說走就走」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「本來生活挺美好的，突然就出現這種意外。」家人們難以釋懷。

齊紀的個子跟撞人的黑色越野車差不多高，齊靚不斷設想，車子究竟是怎樣撞過去，才能對齊紀的身體造成如此嚴重的損傷。



2024 11 16

Brent Lewin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事發當晚，齊紀被從跑道左側撞到了右側。齊靚找到齊紀時，齊紀躺在地上，呼吸微弱，頭上鼓了個大血包，臉頰上有淤青，齊靚迅速給齊紀做了人工呼吸，齊紀嘴裏冒出白泡，呼吸慢慢恢復了。齊紀的兩隻鞋都被撞飛了，襪子上排布着密密麻麻的孔，像是輪胎壓過的痕跡，齊靚撿回了一隻鞋，另一隻再也沒找到。

醫生告知家屬，齊紀有尿失禁，「可能是被嚇得」。家人想象齊紀回頭的一剎那，驚恐值一定達到了頂峰，「真的覺得慘絕人寰」。

出事後，齊紀的伴侶變得比往日更加沉默。「這個家不能沒有齊紀。」這是伴侶為數不多的表達。

齊靚每天給親友打電話，同步齊紀的情況，電話結尾，總要重複一句：「我看見齊紀昨天有反應，應該還能挺過去，這個人挺堅強的，也挺不幸……..」

「國家在降熱搜、封鎖消息，你知道原因是什麼嗎？」

事發第二天，每個受害者家庭都被派駐了七八個街道辦工作人員，他們每天出現在醫院，了解訴求，安撫家屬，從早待到晚，還提出想全天陪同在家屬身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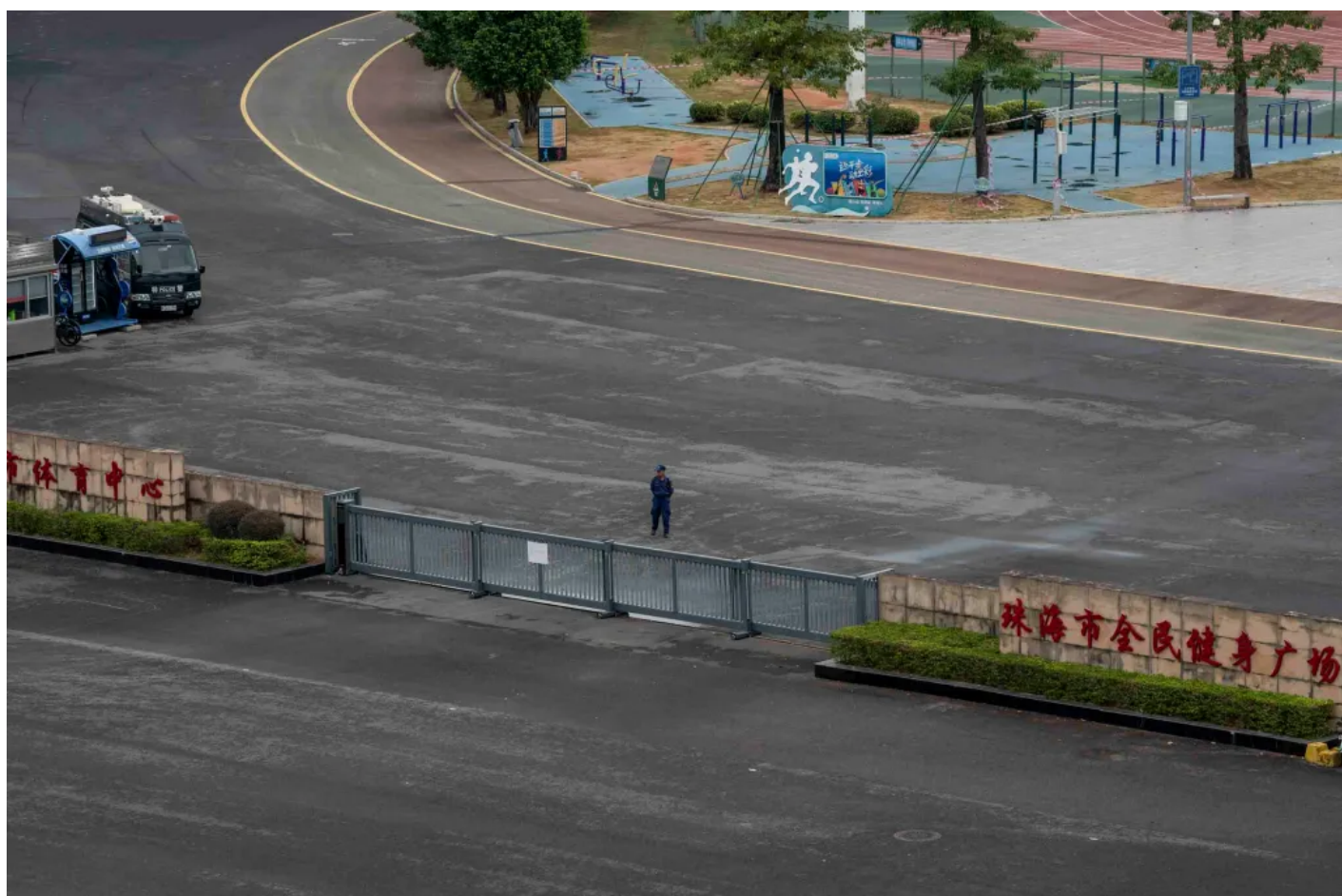
一開始，家屬們很感激工作人員的幫助和安慰，但時間一長，他們漸漸發現這些人沒有解決太多實際問題，反而在監視自己。工作人員經常提醒家屬，不要在網上傳播此事，不要接受媒體採訪，「他們覺得傳播負能量」。

傷者家屬 S 問記者：「國家在降熱搜、封鎖消息，作為記者，你知道原因是什麼嗎？如果我們積極接受採訪，會不會引起他們的困擾？會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影響？」看到事件相關報道發布後，她又問，「政府會不會去找受訪者？」

傷者家屬 W 則擔心輿論會讓醫生分心，影響對家人的救治。他還認為要積極配合國家的安排，「不能給國家添麻煩」，同時也不希望這件事鬧大，以至於熟人圈子都知道。

但 W 很有傾訴欲，逢人就回憶事發當晚的情況，猜測兇手的作案動機。有人勸他：「接受採訪不代表輸出負面觀點，很多人想關心受害者。」W 決定匿名接受採訪，他一邊講述事發後各個環節遇到的困境，一邊在每個答案後面補充，「事發突然，這也很正常」，同時對政府和醫生的工作表示了感謝、理解和肯定。

事發後一週，管控也在逐漸升級。殯儀館、ICU、珠海市體育中心……跟事件相關的每個地點都有人看守，保安、警察、政府工作人員聚集在大門處，仔細盤問每個人的身份。



2024 11 14

Seline

葬禮前，政府工作人員和死者家屬談判，每個家庭都需簽定一個同意書，「搞定一個就火化一個」，一位知情者說。有的死者屍體放置了十幾天，賠償問題才達成一致。據香港《明報》報道，珠海市殯儀館職員透露，事發三天後已開始推進強制火化。

醫院則要求探望的家屬不能超過三個。談話時，醫生還特意叮囑家屬：病情記錄可以拍照但不要發到網上，會影響他們的工作。

傷者被分散在不同醫院的各個大樓裏，受害者家屬之間也無法輕易取得聯繫。跟醫生交流時，傷者家屬 J 嘗試詢問其他受害者的情況，醫生很警惕，「這不是你能打聽的」。後來 J 跟一位死者家屬取得聯繫，對方沒有透露太多信息，只說「我們的狀況不一樣，性質不一樣。」

事發一個月後，傷者家屬們收到第一筆撫恤金3萬元，並被告知，後續醫療費用政府會「兜底」。政府工作人員還要求家屬簽下一個協議，大致內容為——不能聯繫其他受害者家庭、不能接受媒體採訪，否則撫卹金和後續賠償都會被撤回。

傷亡者家屬們被裹挾在黑洞一樣的情緒漩渦之中，不僅要消化巨大的傷痛，還要面臨不能正常開口說話的壓抑和恐懼。端傳媒發給傷亡者家屬和徒步隊員的採訪邀約信息，大多都杳無音訊，很多幸存者一聽到記者表明身份就會直接掛斷，有的則一直無人接聽。

有一晚回家路上，齊紀的家人們談論起這場無妄之災，提到兇手是有預謀地進入體育場，齊紀是躲不過這場災禍的，正在開車的齊紀伴侶輕聲說了一句，「委屈找誰說？」

那是伴侶鮮少表露情緒的時刻。

「政府說可以徒步才可以」

12月11日，距離撞人事件剛滿一個月時，一個徒步隊的20多位隊員聚在一起，為13位逝去的隊員默哀。

有七八位隊員被當場撞死，包括隊長——一名53歲的女性，已從社保局退休，有一個女兒。倖存者 C 的朋友原本已有兩三天未參加徒步，11月11日那天邀請 C 一同前往，不幸被當場撞死。由於政府不允許徒步隊員自由進入殯儀館悼念，徒步隊派了四五個代表去殯儀館獻上花圈，也去醫院看望了傷者及家屬。

端傳媒參加了幾個徒步隊員的葬禮。殯儀館門口有警察和保安看守，挨個核查悼念人士的身份，大家要登記信息後才被准許進入。退伍軍人張先生的棺材裏，最後陪伴他的，是一頂軍帽；珠海市南

水中學75屆的校友們為逝者李先生獻上了花圈；一名女性家屬在其他家人的攙扶下顛巍巍地走到親人棺材旁，突然，她雙腳躍起，狠狠踹向地面，嚎啕大哭起來。

12月中旬，一位徒步隊員告訴端傳媒，隊伍的13名死者已全部火化完成。

出事後，珠海郊外徒步隊有一半人退了群，只剩下一百多人。美麗珠海隊的微信群因群主被撞死而解散，隊員們又成立了新群，人數從原來的250多人減少為100多人。在微信群裏，成員們都盡力迴避那場慘案，「一討論又會人心惶惶的」，「不敢再聊，都只敢說開開心心的事情。」

徒步隊員李春霞不敢關燈睡覺，只要一閉眼，腦海裏立刻浮現出「嚇人的畫面」。

事發當晚她恰好沒有去徒步，躲過一劫，但看到現場的圖片和視頻，她嚇得「腿都打哆嗦」。死傷者都是李春霞熟悉的面孔，有退休的老人，也有上班的年輕人，想起來她就難受。她甚至不敢再往人多的地方去，「能繞着走就繞着走」。

另一個徒步隊倖存者左毅，也不敢再看徒步隊過去的視頻——隊員們邁着整齊的步伐走在運動場上，一旦看到相關討論，他就會心情低落。

撞人事件後，常年在珠海市體育中心活動的六個徒步隊全面停止鍛鍊。「要等政府通知，政府說可以徒步才可以，不然誰都不敢拉隊。」左毅說。他每天上班都會路過體育中心，抬頭看到「黑茫茫的一片」，門口架設了幾層路障。

一些倖存者則嘗試走出陰影。他們聚集在距離體育中心兩公里左右的香山湖公園繼續徒步。



2018 10 22

Qilai Shen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12月中旬，珠海遭遇下半年首個寒冷預警。夜幕中的香山湖公園遊人不多，漆成黑黃相間的水泥隔離墩在公園大門正對的馬路邊鑄成一道「防線」，五六個警察在防線內踱步、巡視。

臨近七點半，八、九個人陸續聚集在公園門口，熟稔地相互打招呼，圍成一個圈。他們都來自本地一個徒步隊，年齡在45到65歲之間。其中一人談起事故那晚自己逃過一劫的經歷，「咱們前面那個隊伍領隊和舉旗的人一定死了。」大夥兒沉默着，臉上明顯寫着不自在，有人看向其他方向，有人假裝沒有聽到。

七點半，徒步準時開始，大家商量了一下誰打頭、誰墊後，然後默契地排成一個縱列，腰部響着音響的人則走在中間。

此時的畫面已和過去的徒步隊相去甚遠：沒有隊伍最前列的旗手、沒有統一的隊服和裝備、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和隊員將隊伍排成一個方陣，音響的音量被大幅度降低，不到十人的縱列低調地在公園

步道上行進。

路過一對中年男女，男性用整個隊伍都能聽到的音量對女性說：「這幫人還沒吸取教訓嗎？」

深冬的寒意溼答答地貼在身上。隊伍沉默着，快步走向前方。

撞人事件後，網上出現不少關於受害者的謠言和污名化評論——一些人把徒步隊稱為「暴走團」，暗示受害者是因為製造噪音才遭到報復。有傷者家屬向政府工作人員提出，希望針對這些網絡暴力發表聲明，說明真實情況。政府工作人員則回應要冷處理，以免引起更大的關注。

但珠海的變化時刻提醒着人們這件要被冷處理的事。

「你為什麼要來問我？」

「大夥現在把『珠海』叫『石墩海』。」體育中心附近美甲店的老闆娘說，那天晚上警車和救護車的鈴聲像是永遠不會停下來似的。珠海大街上不時見到兩人一組巡邏的警察，商場增加了保安和巡邏次數，幾乎每一所學校、銀行、酒店、小區、公園和政府部門的門口，都擺滿了黑黃相間的水泥隔離墩。

記者詢問她，擺了這麼多石墩，你會感到安全些嗎？

「都是做做樣子的。」老闆娘笑了。

生活在珠海的人似乎在面對石墩的態度上達成了一致。「醜！醜死了！亂花納稅人的錢，搞這種面子工程。」一個滴滴司機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滿，他從廣東轄下的地級市陽江來珠海打工二十多年，認為石墩除了破壞市容外一無所長。

「買那麼多石墩花了多少錢？有什麼用？真有恐怖襲擊能保護我們嗎？」體育中心附近的五洲小區裏，正在和同伴下象棋的一位年長男性說，「你看看小學門口擺了那麼多（石墩），要是火災，消防車怎麼進去？」

在珠海市體育中心前，石墩則更為密集。12月中旬的一個週六下午，體育中心大多數場館和店鋪大門緊閉。十幾個工作人員正在指揮起重機吊起隔離墩、碼成一系列新的路障。發生撞人事件的環道已被密密的隔離墩「切割」成很多段。兩個藍頂的臨時帳篷支在路障內，路障後還有一名警察、兩名保安。偶爾有路人經過，在路障前好奇地伸長脖子張望——儘管這段被隔離出來的環道上如今什麼也沒有。

「這是那個撞人的地方嗎？」記者詢問一個站在路障後的保安。他看上去40出頭，皮膚較黑，用頗為得意的神色打量着路人。

保安帶着一絲審視的笑意，盯了記者好一陣子，然後用低沉的聲音說：「你既然都知道，就不用提問了。」



2024 12 14

「你在這裏上班會害怕嗎？」記者繼續問保安。帳篷裏的警察將眼睛從手機屏幕上挪開，看了記者一眼。徒步隊員李春霞曾告訴記者，現在本地人有一種說法，「敢去珠海合羅山墓地走一圈，都不敢去體育中心，因為那裏很多冤魂。」

保安依然帶着笑意：「謝謝你的關心。怕不怕都要有人站崗，不是張三，就是李四。」

距離臨時帳篷不到一百米的空地上，有二十來個身着紅色和黃色練功服的小孩嬉鬧着，似乎在上武術課，還有幾個人空地上慢跑或快走。一個六十出頭的男性告訴端傳媒，他是住在附近的本地人，每天來體育中心快走兩個小時，即使出事後也沒有中斷。

記者問撞人事件對他有沒有影響。

「挺有影響的」，他說，然後像是突然想到什麼一樣，「我不能再和你說了，太敏感了。你沒看到麼？這裏到處都是武警。」他拒絕留下聯繫方式，也拒絕記者和他一起走一段路的提議。

記者並沒有看到很多武警，卻看到了很多路人對於這個話題的警惕：「沒有影響。」「這是偶發事件。」「政府做得很好。」「你有記者證嗎？」「你問這些幹什麼？」「你為什麼要來問我？」

接受採訪時，徒步隊員馮春每聊兩句都要表態一下，「政府幫了很多，處理得很好。」記者追問政府幫了他什麼？他沉默了，突然惱火道：「你到底要問什麼？」

從全網的信息封鎖，到官方的惜字如金，都給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制造了一種恐懼——談論這件事是敏感的、危險的，特別是面對媒體時。

但陰影不會消失，會顯露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：出事後，珠海某小區的廣場舞隊將「舞台」挪到了地下車庫；一位年輕媽媽則儘量避免帶小孩過馬路，能走隧道走隧道，能走天橋走天橋；另一位年輕女性L則打算為自己購入人身意外保險。

「有時候走在街上，看到一切井然有序，大家臉上神色如常，會覺得恍惚，覺得大家很冷漠。」L說。在12月中旬接受採訪期間，她一度哽咽，說不出話來，「我不認可政府的做法，輕描淡寫，粉飾太平，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更新傷亡人數？」



2024 11 13

Tingshu Wang/Reuters/

徒步隊的故事

齊紀原本沒有特別喜歡的運動，直到七年前開始徒步。齊紀非常自律，除了有事外出，幾乎天天去徒步，有時甚至連晚飯都不吃。

徒步之後，齊紀瘦了，成了全家身材最好的人，生活也更健康了。家人眼中，齊紀喜歡熱鬧，也喜歡錶現自己，爭取過做隊伍的旗牌手，「這也是齊紀最引以為傲的事情。」

出事前，每晚臨近七點半，珠海市體育中心的跑道上都會集結六支徒步隊伍，每隊有四五十人，年齡從40歲到70歲不等，成員包含本地人和外地人，來自各行各業——退休教師、公務員、房產銷售員、餐飲老闆和水果商等。

七點半徒步準時開始，音樂引領着整支隊伍，隊員們身着統一隊服、帶白色手套，每一步都踩在節奏上。一群來體育中心鍛鍊的人也加入隊伍，隊長拿着話筒聲音洪亮地指揮，「1、2、1」，「揮揮手，進入今晚的徒步活動」，「感謝你們今晚的陪伴，你們走得很好，為你們點贊。」

這些徒步隊都是市民自發成立的。十年來，徒步隊伍慢慢壯大，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美麗珠海徒步隊、珠海郊外徒步隊、珠海戶外魅友徒步大隊、天泰體育徒步隊、珠海田協健步分會、珠海民心公益徒步團……也有固定的口號——「我徒步、我健康、我快樂」。徒步隊還設計了各自的隊徽，規定每晚沿着體育中心的跑道走九圈，大約一小時結束。

一個徒步隊隊長曾在群裏發布過詳細的「隊規」：

(1) 保障當晚徒步活動的領隊、旗牌手、攝影師、背音箱等服務人員，接受群主(隊長)的統一領導，按各自的工作職責完成服務保障任務。

(2) 隊列指揮員要口令準確，聲音洪亮；徒友要步伐整齊，精神飽滿，口號響亮。呼喊口號是增加個人肺活量的需要，也是彰顯隊伍士氣的要求。因此要求人人張嘴，聲聲響亮。

(3) 隊員之間要相互尊重，友好和睦，誠懇包容，理解彼此感受，發生矛盾要妥善處理，不得惡語相間或者動粗傷人。

珠海市政府也在積極推廣徒步運動，2019年起，每年12月都要舉辦「最美海岸·珠澳同行」——珠海30公里徒步活動；2023年4月，珠海市金灣區第十九屆體育節亦舉辦了大型徒步活動。

「你看他們走得多整齊、多有士氣！」一位徒步隊「編外人員」李叔語氣中充滿了羨慕，他手機裏存了很多徒步隊過去的視頻。李叔今年70歲，瘦削、頭髮花白。因為徒步隊不收年紀這麼大的成

員，他就自己跟在隊伍後走，走了兩年，跟隊員們也都熟悉了。

「走一走就會上癮的，晚上睡得很香。」一個在出事後堅持去香山湖公園徒步的隊員說，她今年60出頭，已堅持徒步四年。

齊紀曾給家人發過一段600字左右的隨筆，談到徒步對自己身體的改變，「讓我學會了傾聽身體的聲音，懂得了尊重每一次呼吸和心跳。」

徒步也為老伴去世後的李叔帶來很多安慰。

李叔是陽江人，從小通水性，也會潛水。他做了一輩子海員，日常跟着漁船出海打漁，一次要十多天，漁船出故障時，他就要潛下去修理。

「工作很苦的。」李叔不太會描述自己的具體工作，但重複了幾次這句話。

憑藉海員的收入，李叔給兩個兒子分別在珠海和中山付了房子首付，一個女兒則留在老家。他也給自己和老伴在珠海買了房——就在體育中心附近，老伴今年過世後，他就一個人住了。

李叔沒有基礎疾病，只有低血壓，醫生說吃藥不管用，多運動就好。他從此開始認真運動。每天早上去珠海海邊游泳，即使寒流到來的冬天也不例外。傍晚的運動就是徒步，他為此買了運動褲和兩百多的運動鞋，「鞋子一定要軟」，他說。李叔對此很驕傲，他享受談到自己積極鍛鍊時旁人驚訝、讚許的目光。

與此同時，徒步隊作為一個共同體，把步入退休生活的老年人連接到了一起。60多歲的馮春是內蒙人，退休後搬來珠海養老，在本地沒什麼朋友，幸好在徒步隊結交到了新朋友，節假日大家一起聚餐、爬山，日常在微信群裏熱情互動。

齊紀也經常參加徒步隊組織的活動，時常熱心提醒隊員，「早睡早起鍛鍊身體，注意防寒從腿起……」還向隊友分享閱讀感受，「讀書就是讀自己，讀自己的情緒與胸懷……」研究歷史是齊紀的興趣，家人說，齊紀在圖書館辦了借書證，「幾乎把中國史和世界史都捋了一遍」，周圍人都稱讚齊紀「有才華」。

齊紀用文字向家人表達過在徒步隊獲得的歸屬感，「在這裏，我看到了不同年齡、不同背景的人們，都在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奔跑、行走……他們的身影讓我明白，徒步不僅僅是個人的修行，更是一種群體的共鳴，一種對積極生活的共同追求。」



李叔、馮春和左毅都在期待體育中心重新開放，徒步活動恢復正常。

出事後的一個多月，他們開始在家附近遛彎，但樓下馬路車輛很多，不好走圈。週末時，他們偶爾和關係好的隊員約在香山湖公園徒步。但李叔和左毅都不喜歡香山湖公園——黑燈瞎火、場地太小、路也高高低低的，不像在體育中心——燈火通明、音響大聲、塑膠跑道也舒適，還有好多其他隊伍。「熱鬧、有氣氛」，李叔說。

即使保住了性命，齊紀身體和智力遭受的損傷也不可逆。但齊靚沒想過放棄，甚至做好了長期護理的準備——特地買了保溫飯盒，想每天為齊紀送飯吃。

齊靚還在等待奇蹟出現。

(為保護受訪者，文中出現的採訪對象均為化名，身份信息被模糊處理)